戊戌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天完治平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陷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初闕固守安慶僭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兵直搗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射擊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擊敗之賊怒甚乃併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之晝夜不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余鎗日中城陷火起

闕知其不可為引刀自刎隆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
妾耶卜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童福皆赴井死同時
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者千計其
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
芳都事帖木補化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奎許元琰
奏差亢都蛮百戶黃孫安慶推官黃秀倫闕號令
嚴肅與士卒同甘苦稍有違法即斬以殉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顙天求代闕間強起嘗戰矢石交下士以
楯蔽闕郎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敝我為故人爭用命
稍暇即註周易率諸生誦群孝會講立軍士門外以
聽使知尊上之義或挽闕入朝以国步危蹙不往死

時年五十六事聞詔贈攄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
祿大夫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邵
國公賜謚忠烈

俞通海廖永安桑世傑攻江陰石碑世傑戰死

通海永安既取江陰太湖宜興等處遂攻江陰石碑
海寇其帥蘇瑞率州判朱錠等方整接戰世傑奮戈
誓必克躍馬陷陣死通海等大怒奮擊盡獲朱錠擒
蘇瑞事聞我　太祖以世傑江陰死王事追封永義侯廬
州精忠大節四人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桑世傑時
人以比漢蘇子卿蜀傅舟宋洪皓康再遇云

宋田豐陷東平濟寧元太尉紐的該棄東昌遂入據

其城

元詔察罕帖木兒屯陝西李思齊屯鳳翔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

茂才同永安攻克趙普勝之樓陽遂自秦淮冀元帥遷都水營田使我　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堤坊頽北民廢耕耘故設營田司以脩築堤坊專管水利今軍務煙用慶爲急理財之要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涝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患涝務在蓄洩得宜○臣按取天下在得人何以聚人曰財何以生財曰農吾觀當時若劉福通張上誠陳友諒地廣而勢愈輕羙人而兵益弱然

他不以農事爲重以剽掠爲可乆恃故也

元知樞密院事不蘭奚及宋將毛貴戰于好石橋政績不蘭奚奔濟南

元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北有聲如雷頃之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似有兵戈之聲

以李文忠胡大海守禦嚴州郭彥仁充帳前都指揮使司都事

文忠嘗以兵破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衢又破黃華軍於於潛昌化降洪元帥之衆千余及是會大海鄧愈取嚴州文忠以功陞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

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大海陞院判同守禦蕆州
時嚴州新破城壁未完而張士誠遣其徒率黃徭水
陸奄至文忠大敗之復取所斬俘獲巨萬中衆流而
下水寇見之驚駭遁走郭彥仁克本司都事文忠與
大海有隙我　太祖批示彥仁曰自龍鳳三年調汝
專掌行征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軍中
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托汝於軍中正使晝夜
無憂家眷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粮薪雖今將士英
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大事速成彼事一節正
謂保指揮我之親男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聞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大海即我心也身包
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於我男處丁
寧說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制之使我所
蔄之易成於是彥仁懇道　太祖之意將領和協所
向成功未幾士誠遣兵屯烏龍嶺欲攻建安文忠出
兵拒郤之士誠又遣兵入昱嶺由碧嶋
破之敵至大浪灘復出烏龍嶺破之於胥口及後追
何世明攻克汾水斬首五百級士誠兵遁走士誠鄭
將陸元帥復擾分水新城三溪又調世明擊斬之凡
千余人
胡大海取元建德路　宋王士誠陷元晉寧總管賽因
不花死之毛貴田豐連破般陽益都以及廣平退保東

昌

宋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為周全所敗遂陷晉寧總管賽因不花死之未幾察罕遣賽因赤復之毛貴以兵陷般陽又陷劍州鄆州至柳林元樞密院副使達谷珍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破毛貴兵貴遁走據濟南而田豐陷益都廣平大掠退保東昌

宋兵陷元冀寧大同諸郡察罕帖木兒調部將關保邀擊之

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元隆興

元又仆赤以左丞守隆興與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火仆赤疾而挽之城陷火仆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匡復為追者所殺隆興江西重地友諒既取之自此又陷瑞州

鄧愈及諸將平婺源州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死

院判鄧愈遣王弼孫茂先孫虎取婺源州兵至城西元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晏殺傷五百人固守不下愈乃分兵逼之茂先攻北門汪同攻東門孫虎攻南門三道並進復殺傷三千余人挾其城鐵木兒不花死于兵獲士卒三千余人因定於潛昌化等縣

元人攻李喜喜于肇昌喜喜走四川元張良弼李思齊殺其宣慰同知遂分統其兵

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郎中郭擇

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定住總帥汪長生效各
以所部兵討李喜喜於羣昌喜喜敗西走四川思齊
良弼遂同謀殺拜帖木兒分總其兵
天完將趙普勝寇池州守禦太平劉友仁赴援死之
友仁嘗從大海取徽州及收黟縣祁門招降元帥兼
公權馬國寶汪君信羅文賢侯邦祐等我 太祖奇
其功擢中軍左元帥府右副元帥總制仁安翼守禦
太平縣至是友諒令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友仁自太
平率兵赴援遇賊戰沒於陣
五月元察罕帖木兒遣部將董克昌復冀寧鎮之
宋兵踰大行山元關保擊之敗走宋劉福通入汴梁以

主韓林兒都之
宋兵踰大行為關保所敗福通以重兵攻汴梁守將
竹貞出走遂入大梁擾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
兒居之以為都
天完將陳友諒遣兵取鄧武吉安撫州
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寇鄧武又遣別將陽吉
安元關保與之戰于高平大破之友諒又自南昌遣
兵陷撫州
元太不花伏誅詔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總其兵
右丞相太不花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不能平嘆曰
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又在其外勞苦邪時亦

起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魁賊諸將皆欲進兵太不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遣及福通攻汴梁竹貞請援師至十往返猶按甲不動或戒之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熾延不可復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援以成笋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言語驕慢故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叛乃拜太不花為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粮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將害已諷御史劾其縱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故部將劉哈剌不花時駐兵保定即馳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俱以對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於是還縛不花父子至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臣聞先儒范祖有云朝廷四方之極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吾觀元季河南山東後先淪沒其禍根罪首乃由於太平不花之相傾真可畏哉

元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元察罕帖木兒以虎林赤關保守潞州元又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行便宜于陜

臣按潞州肘京洛而覆蒲津倚太原而睥河朔領長子屯晉襄垣潞城壺門黎城六縣有長平吾峪二關十八盤正梯襬林三隘且近遼州又居大行絶頂遼州亦領榆社和順二縣東連武安西接大谷北至平定因此二州之椎若割懷孟河陽又取那洛磁州以為臂勢根本則上黨安太原固河之南北尤奠矣何者懷孟入洛則鄭道常通猿臂勢成崤嶺龍門不守自堅汴鄭陜潼有賴無恐所以必資那洛磁者蓋天下有變山東河北為衝若就潞遼立一重鎮徃來鎮視賊若忽起吾出兵浦太行肆下東西賊次為從天而降矣察罕知宇路突乃不熏治遼州勢不褁全未幾宋破遼州而其所屯於潞者不能資其成敗可驗也夫

宋関先生踰太行破遼州大掠塞外察罕帖木兒扼其歸路

関先生破頭潘等即師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元虎林赤擊走之関先生等轉陷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察罕帖木兒遣関保分兵阻陀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箜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為左丞尋進平章榮禄大夫

李文忠取浦江元同簽員成以苗將降

文忠以兵進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於是元帥太不花持同簽員成書來納款未幾成又率苗將蔣英劉震等三萬人來降

秋七月元周全以懷慶來歸于宋宋人殺之

元周全以懷慶降于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盆子城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全悉驅懷慶民入汴福通遣全以兵攻洛陽察罕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師福通殺之

臣按福通遣兵踰大行既為察罕所扼而洛陽之兵又足以制福通汴梁山東福通不能久得矣

八月元蒙陰縣大饑斗米金一斤○天完將陳友諒陷建昌路○元滕州降于宋將毛貴○元追封唐所贈諫議大夫劉賁為文節昌平侯○元以羅良為潭州總管子安宥襲漳新萬戶

宋閔先生還自塞外攻保定攻其城不拔遂陷完州又出掠大同興和中都及塞北諸郡轉兵而東軍聲大振

天完陳友諒陷贛州元江西行省參政普顏篤散里及總管哈海赤死之友諒遂遣將分守諸縣

九月徐達攻宜興絕太湖口糧道

宜興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之故久不拔及是達與

楊國興以兵西截大湖口宜興城中乏食由是守城士卒無復鬬志未幾援之冬十月城宜興以楊國興為總制大元帥鎮之國興嘗率精銳偕諸將出大湖口趨湖州攻脩館破士信又平宜堰口歼楊氏三十六寨　太祖因命總督十道元帥沈仁等鎮之國興秉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完張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矛戛矢石與將士奮擊敵兵大敗又挽砲擊其賊船溺死者數萬士誠僅得與數騎遁去嘗援長興有功入見太祖勞之曰長興賴鄉相援楊國興對曰唇齒之邦理固當然臣聞趙有廉頗藺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屠懦愧不及廉藺耳　太祖曰卿之學問近亦進矣後於丁未年正月十八日因戰中流矢卒　太祖哭之慟曰失吾一名將戊申之初一新天下城隍之命以國興嘗鎮宜興著有功績勅封宜興城隍顯佑伯

常遇春克衢州鄧愈取蘭溪州

先是七月遇春以兵攻衢州張院判出戰遇春命陳聞擊敗之奔入城丼整出戰復衂而入遂克之鄧愈亦以兵取蘭溪州

以陶安為都事掌中書兵房

是月二十四日參議府左右司等官奏鈞旨仰本省首領官椽史分派房分掌管事務奉此參議府左右司官員議分派到各房事務開坐各職名稟奉鈞旨仰照依後開事項同署文案分科掌管各守乃職毋紊法度日生事件照科掌行奉此省府除外今委自本職與本省都事王徽事公同提調掌管兵房一應文字今開前去合下仰照上施行須至劄付者時征伐甚殷其緊要事件有守禦各翼關防盤詰調遣征進各項賞功招諭榜文申報公務守禦門禁軍前報捷勾取官軍設置急遞鋪凡十件交付陶安領之

十有一月元左丞相樹里監有罪免以紐的該代之時天下多故疆域日蹙帑藏空虛元主溺于娛樂思監在位無所匡救廼公受賂賄於是御史臺臣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殺之以戚口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翀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及是不得已罷之以紐的該代為左丞相

臣嘗歎衰季之朝其用人行政不堪一笑振古皆然元鑒尤近昔周厲王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顧乃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璥維司馬楠維師氏元季日食山崩饑饉相
仍群雄蜂起而元主所用者如哈麻雪雪思監太不
花太平紐的該老的沙等庸鄙貪劣布列中外甚至
用宦者朴不花雍遏功狀不以上聞校之厲王殆有
甚焉於戲厲王之亂得宣王可以中興元主昏荒歷
萬世寔於沙漠何以稽其故哉蓋成周典刑猶存并
田封建不廢宣王有志一振作則其舊矣後世典刑
無常封建井田難復一遇變故即渙然離耳此先王
所以難憸人而畏匹夫也吾聞食毒藥者慈父不能
忍愛子之心何者藥食而毒必發毒發而身必斃古
今同也彼用險壬而輕匹夫真食毒藥者矣能父長
也乎但憸壬之徒巧智滑善施於君子其撫窮處
變則蘇索惴恐觸事面墻擇心外事而交臂降叛若
受剥君子流移遷置仍不幸而著忠事之節噫周厲
遠矣元鑑尤近如之何毋思

天完將陳友諒陷汀州（）宋田豐陷順德

十有二月朔日有食之（）我

太祖取婺州改為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

太祖命大海攻婺州未下乃自於十一月親率楊璟
等兵十萬由寧國達徽州道蘭溪以往以耿再成為
前鋒操戈先行金朝興統銳卒為奇兵調茅成駐杭
州之皐亭山以為應援　太祖至蘭溪大海以烏江

儒士王宗顯見　太祖曰是與我同鄉里正濟所用命潛入婺城察事宗顯至婺城近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察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田以告我　太祖曰我得婺命汝作知府及攻城元石抹宜孫遣兵来援其帥胡深以獅子頭作前陣来戰　太祖命胡保舍領馬步軍迎戰擒其前鋒元帥李眉長胡深敗走大海率繆美等追至梅花門外逐至婺獲其輜重以還次日攻城同簽窩慶與守將帖木烈思不和其夜都事李相縋城詣軍門請降開東門以納我師師入城守臣僧住死之　太祖乃置分省衙門改婺州為寧越府就以宗顯為知府宗顯開鄉學延儒士葺儀采為

為五經師載良為學正吳沉徐源為訓導喪亂之余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然　太祖以寧越既定遂欲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州郡亦必聞風而歸吾聞諸將丁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今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臣按　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然迥別所克郡縣

地繫關要而成守嚴焉如長興宜興江陰徐州太平
諸處守帥得人進可以戰而守則可固夫戰勝守固
民無異望而又擇人如宗顯許瑗陶安諸賢以繫其
心如何民不戴之如父母也大盜民賊則反是
宋關先生破元上都焚其宮闕
關先生等兵東向肆掠逾陽直至高麗焚上都宮闕
一盡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元主歎修之工役大興
中書省參議陳祖仁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難多
虞之時執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大功以光復祖
宗之業苟或上不奉天道下不順人心緩急失宜舉
措未當雖以此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欵撥亂反
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
燬殆盡所不忍言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
者也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
以供大役廢耕耘而荒農畝何異抶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當興
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未復固未妨於寢處使因是
而遺天道失人心致大業之墜廢則夫天下者亦祖
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安忍而輕之
乎頃以生養民力為本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昌謀治道則承平之觀不
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哉

元太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之民被兵者携老幼入京師者甚衆重以饑疫死者相枕籍宣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凡二十余萬人

巳亥 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天完治平九 春正月李文忠胡大海取諸暨我

太祖以儒士許瑮為博士

文忠大海以兵攻紹興之諸暨異將帥元帥遁遂克其城擒四千余人獲馬六十疋許瑮以儒士入見因上言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

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豪有如飢渴方廣覽群謀博取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瑮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即授瑮為博士

宋兵陷遼陽元行省懿州總管呂震死之

張士誠遣呂珍圍諸暨胡大海救之解還

士誠以呂珍帥師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救之奪堰水以灌珍窮蹙於馬上折矢誓辭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彼猾賊狡謀難信不如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来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遂引兵歸珍亦解去人咸服

大海之威信

二月元兵擊羅帖木兒鎮大同

朝議以京師勢輕故詔擊羅移鎮大同欲以捍蔽京師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為十道以擊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張士誠遣兵寇江陰守將吳良擊之敗走

初諸將取江陰我　太祖命吳良移兵守之諭以慎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惟在保境息民後又命其弟禎增兵協守前年秋士誠兵來寇已大破之矣獲弓弩甲伏千數及是蘇同僉以豪衝蔽江建牙君山指畫為進攻狀有頃陣于江豚良命至忽雷矣國寶等整兵出戰出北門當其西北以十余騎踩之擒其卒數人賊莫敢前急分兵攻東門良遣王子明馳出一村鼓擒其巨帥陶某以下百五十人溺死者甚衆蘇同僉夜走未幾寇常州良引兵抵無錫之三山殲其援兵賊狼狽俱還自是吳人相戒不敢以舟師沂大江上金焦子明從良在戍十年晝則披甲夜則枕戈警備日甚一日故烽火無警而敵無隙可乘

臣按江陰枕大江在蘇州東南乃拒蘇州通州濟渡之處江陰真重則蘇州困矣

太祖自將攻紹興取之馮國用率于軍紹興又陷于張

十誠

三月方谷珍以温台慶元來附還其質子

先年戊戌我　太祖皇帝遣典籤劉辰使方谷珍且招諭之谷珍與其麾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七誠南有陳有定莫若姑示順從籍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来獻且以其次子閩為質　太祖曰自古應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為交質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来歸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閩而遣之谷珍既而又以金玉飾馬鞍以獻我　太祖曰我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辰之使珍也珍飾二姬以進辰叱却之其人漸而退辰嘗為文忠幕下文忠部將葛俊守信州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歎為變文忠止之不聽徼使出征又不聽歎臨以兵辰請往諭之葛俊意悔悟文忠意乃釋辰後陞知鎮江府脩趙昌墓除江瀕久没田稅京口閘廢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多風濤阻溺辰乃自京口至呂城一百二十里去放鵝石作壩脩閘順水出入漕舟既通湖下田益稔浙河轉輸道其

境上有失所者在全活之甚衆
天完陳友諒遣兵畧衡州復陷襄陽
夏四月趙君用殺宋將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君用殺之
祖住矩君用益自專初自徐奔濠不能於郭子興子
興向滁陽乃奔淮安僭稱王未幾奔山東依毛貴至
是又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孟都執君用殺之
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臣按君用顛沛失所乃一旅人耳其動輒如此在旅
之上九而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夫以
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凶象
驕而不順為匹夫尚不能保其身況為天子諸侯者
哉唐莊宗行幸不終魯昭公居鄆而潰皆旅之上九
者也吾甚知君用為人甚徵而作戒甚切故特詳書
其本末如此
元主却賀天壽節
元主以天下多故故却賀天壽節詔曰朕方宜敬天
地法祖宗以自脩省初慶之辰郡臣勿賀左丞相太
平率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典禮謙
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
舉行不允皇太子率群臣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
以來舊行故典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
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之時柰何受賀以自樂

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
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元主曰為朕缺於脩
省以故萬民塗炭今又朝賀蕘集是重朕之不德當
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勿復言
臣按元末臣子肆為佞幸不能章順其美專務逢長
執太子擅殺大臣乃欲以朝賀為尊榮其君真外貌
哉
張士誠遣兵犯嚴州守將何世明擊斬千余人
俞通海復池州以為養畫樞密院事
趙普勝初自徽陷攻池州交仁敗之敗死張德擾兵

始至普勝已執守將趙忠而城陷矣還據樅陽通海
嘗擊普勝取黃橋通州及是乘克宜興破張寇水寨
之勢以師赴池州適普勝又寇青石埭等縣通海因
是攻其柵江營通海先俘趙牛兒等船士衆勇倍乘
勝追殺大敗之眡棄舟岸走獲巨艦蒙衝數百艘擒
其將洪鈞等遂復池州是時　太祖征浙東方憂普
勝剽掠及見捷聞大喜遂陞通海簽書樞密院事
元寧夏及靈武皆沒
五月元察罕帖木兒發兵圍汴梁
元河南北山東西大蝗
山東山西及河南河北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

所落溝壑溪塹盡平軍民大饑京師銀一鋌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臣按是時旱饑惟東魯王禎教民區種俱免餓殍其區處曲折今詳見于農桑譜固然未盡見於施行也

最宜講考

鄧愈以兵畧臨安大破張士誠兵于閑林寨

六月我　太祖至自寧越府以徐達西征安慶

太祖征婺州也以達守建康至是自婺還遣徐達征安慶又命張德勝率兵以從自無為登陸至梁山砦擊敗普勝胡總管兵因克滁和望揔言以破賊數日賊復来

天完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赴潛山

之敗死

友諒遣王奉國攻信州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州徃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不花的斤登城四望揔言以破賊數日賊復来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不花的斤曰汝来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粮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根苗茶紙括靴底搖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不花的斤屢出奸破賊奉國遂穴地梯地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陷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普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不

花的斤之赴援也入曰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生
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
母間道入閩以江東應訪司官迎送行臺乃提兵向
信州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臣按古今城陷多因賊人穴地以入然制此甚易易
耳若於城中空處穴地深五六尺置太甕其中令少
睡善聽者伏焉則賊穴地之聲悉入于甕然後橫開
馬渠可以禦賊雖然亦看事勢何如耳守城所以全
民也不能全民徒守空城以要時譽而適資賊勢智
者不為矣不若則避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古人明戒
光弼戰河陽賊勢汪博詧牒河南尹韋陟助吏民辟

賊于陜當時固無譏之者矣
秋七月簽院俞通海攻安慶
安慶實荊楚咽喉為趙普勝所據我師四出輒來擾
我疆域故通海征之獲黃旗斗般
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復以韓林兒走安
豐
察罕發秦晉諸軍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環
城而壘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宋兵不敢復出至是
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軍及夜將士
鼓勇而登城斬門以入俘斬數萬福通以韓林兒突
圍走安豐詔以察罕為河南平章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簽院俞廷玉攻安慶戰死於陣
玉自巢湖來附與破海牙雙刀趙黃墩之兵至是命總戰船軍士攻安慶與趙賊等拒戰沒于陣追封河澗郡公
冬十月俞通海及趙普勝戰于安慶破之獲其將孫四海及戰船
元徵海運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漕運久不通京師大窘及是河南稍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粮帖木兒至杭州傳命詔士誠輸粟谷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而士誠慮谷珍

載粟不入京師合珍又恐士誠制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帖睦邇往来開諭乃運粟一十一萬石至京師

臣聞胡元盛時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秔稻一汐潮田集萬船今因盜賊之梗假於士誠其所得止如此我　國家定鼎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來憲河運然臣聞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然則海運之議在今日亦不可已者乎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

西傍海壖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者難易又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歇烏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住泊儻值颶風任發即宜轉柁卸逢旁施鐵猫安船任其所適俟其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遠近索前途以月往亦惟艱矣聞浙水商操舟如神則不憚此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初可至直沽十月廻船則十二月初復還故處用此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佑人謀與能況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粮米尚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河船八千六百隻但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阻於水淺而不可舉移京軍待餉而以日為歲果行海運止得用船五千其餘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每石各加耗米七斗海運行每石止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軍可用九萬人比之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三驛協運軍夫管閘人役殆不止十余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一當三所造船器最利陸用其攝海鬼服朝鮮威伸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余渤海又不必言也惟悉下之情審時之宜足以祛凡見而休浮議者別著于篇以備參攷

云

十有二月元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天完陳友諒遣兵陷杉関遂畧延平
院判胡大海取處州元石抹宜孫奔建寧大海得劉基
宋濂章溢葉琛
太祖定婺也即命耿再成駐兵黄龍山謀取處州黄
龍四圍斗絶再成柵其上以遏賊衝處州將石林宜
孫遣葉琛屯桃花嶺衆政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
真照磨陳安屯礬嶺胡深守龍泉統龍泉慶元松楊
兵并遂昌兵以拒我師久之士無鬬志至是胡深因
郡中士民之請叛宜孫間道來降具言處州兵弱易

取我
太祖聞之大喜即出軍抵礬嶺再成合兵攻之礬
嶺險隘莫利先登繆美陳安死士特挺魚貫奮擊奪
其壁以入因又進兵拔桃花葛渡二砦進薄城下宜
孫戰敗與部下走建寧彬祖走温州遂分兵略定浮
雲又得元帥葉琛使諭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
立功名者不於此時自附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
戰而大敗今年我師不戰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
阻險偷生旦夕朽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遂
出降龍泉慶元皆平立安南翼以耿再成守之大海
遂以章溢葉琛劉基宋濂入見　太祖勞問之曰我

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天下何時定乎章灤等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祖曰卿等其留輔予矣初　太祖取婺州收用儒士許元善葉瑨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孚童朴葛亮復至是復徵劉宋章葉四人創禮賢館處之文忠復薦用王禕王天錫皆見欣納

元大都有杜鵑〇十有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李遵參政趙中

先是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荅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時太子歎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遵太平子也先都泄其事益央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與元主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意未得逞至是太子以李遵趙中皆太平所用令御史劾其貶之

天完陳友諒劫遷其主壽輝于江州自立爲漢王

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歛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降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友諒遂自立爲漢王置官屬征伐誅拜由己壽輝徙擁虛器而已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宋龍鳳六天完治平十

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天祿以谷珍既獻温台慶元大海又攻處州七縣而福寧州迫近温州乃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以州來降 太祖嘉勞之賜書褒美

元紐的該卒

紐的該病卧時嘗謂人曰我疾固不起太平亦不能久於其位可嘆也夫遂卒而太子所以謀奪太平者政柄者日甚

二月元太平罷

太平以成遵趙中被殺紐的該又死心勢不可為乃

救以府辭位因拜太保養疾于家於是臺臣交上章奏留之元主不允

三月廷試進士賜買住魏元禮等及第出身有差

彗星見東方○宋由豐陌元復以樞思監為右丞相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思監遂與謀結共為表裏於是四方警報及將士賞罰功狀罪跡皆壅不以上聞卒以亡元

夏四月癸酉皇子棣生

棣即我 成祖文皇帝也始封於燕後自燕靖難入應天即皇帝位

宋田豐殺元行人

豐陷保定朝廷遣司農卿都事樂元臣招諭豐豐殺之遂復龍巖長汀諸縣

之軍中

天完將林國庸攻漳州元漳州路總管羅良擊殺之遂

前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州賊王孟虎鍾大老陷南

詔屯府殺萬戶章閭奪其符印羅良遣千戶張德勇

之以功超進中奉大夫世襲漳州總管至是天完逆

黨林國庸間道自汀抵龍巖山谷間持紅巾偽誥誑

惑其民大聚其黨遂攻漳州近郭良遣府判柴十二

主簿張海追襲擊之令府吏林泰密約或作

宋天喜安溪陳雲從合出奇兵盡殲之於是長汀龍

巖諸縣皆復

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

漢王友諒寇池州常遇春策其必先攻池州已而

友諒帥師聲言援安慶遇春策安慶遇春策其必先攻池州已而

果然卒倍至遇春已先設伏於九華山明日友諒自

來伏發俘殺二萬擒二千八

張士誠陷宜興徐達復之副將軍廖永安入太湖敗沒

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達率邵榮永安等援之復其

城獲士誠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舟師擊士誠兵

於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水淺廖舟遇呂珍

戰不利遂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求安不屈先是達部
將王玉擒士德及是諸將亦敗士誠奔萬人欲以三
千人生換永安士誠不從
太祖以永安在蘇州遣人往平和好士誠母痛士德
議歸永安以易士德　太祖不從遣授永安光祿大
夫
閏月漢王友諒陷太平院判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復寇
安慶守將趙伯仲奔龍江伏誅
友諒率舟師數十萬挾壽輝以行攻太平雲與瑗以
兵二千守之相戰積三日不下及是月十九日乙亥
賊引巨舟浪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上城遂陷
賊縛雲雲罵曰汝縛吾吾　主必滅汝剌汝為膾奚
躍大罵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又罵曰虜非
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砍雲首縛於舟墻叢射殺
之至死罵不少變年二十九追封東丘郡侯妻鄧氏
赴水死侍妪孫氏抱其子花煇以走瑗及王昂朱文
進亦不屈而死吳良力戰而出友陷既陷太平遂忌
趙普勝強盛誘至殺之將士離心我師因取安慶以
趙伯仲守之友諒復移師犯安慶仲棄城走至龍江
我
太祖聞之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逮遁宜照法
誅之常遇春以仲原渡江人數請曲赦之

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戒後人竟處以死以其子孫襲職其弟趙庸以伯仲之故特陞簽樞密院事

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

友諒既陷太平安慶急謀僭位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以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臣立江崖章次行禮值大雨署無儀節既而還師江州友諒犯龍灣康茂才誘戰大破之遂復太平及安慶

友諒自江州引師向龍灣遣使約誠之兵共圖建康諸將大懼或請決死戰乃走劉基謀傾府庫固士心伏兵擊之以成帝業時漢吳之兵未合我　太祖聞茂才與友諒有舊命作書詒告虛實僞為內應命老閹以往友諒問康公何在對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對曰木橋也友諒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號閹者歸茂才以告　太祖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趙德勝擾虎口城諸隘險張德勝總水陸兵即命李善長易橋以鐵石友諒果分兵為三道自帥師至江東橋呼老康為號並無應者茂才德勝與之合戰既久殺傷相當德勝從中大呼麾諸

軍奮擊大破之縛其將士二萬降其將張志雄梁鉉
俞國興等交諒僅以身免馮勝華高亦擊交諒余衆
於石灰山俞通海追至慈湖焚其舟敵又大潰獲李
知高等樓船及張廿方陳王五將　太祖又命德勝
追至采石大戰既酣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入華雲
龍曜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賊檣櫂刺之
傷額旋轉三週殺傷過當流血淋漓敵衆大敗張德
勝死于陣周顯亦與漢兵戰於觀渡橋獲其鼓手僧
家奴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諸軍各乘勝追擊遂復
太平張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
安慶無守禦者　太祖又命徐達以兵追之亦拔安
慶而　太祖前遣胡大海鴈宕信以牽制漢兵亦大
捷於蛮溪拔信州漢境門於是遂隨而友諒尋遣張定
邊將兵又陷安慶嚴兵固守仍治兵江州以晶報復
六月元處州故將石抹宜孫起兵復慶元知縣曾封死之
耿再成率兵往救元石抹宜孫亦死之再成遂鎮處州
太祖取婺又命大海取處州分官守治以曾封知慶
元宜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曾封率兵與戰兵
敗被執不屈遇害再成率兵往援擊敗宜孫之兵宜
孫走竹口力戰而死
臣素重死節者每有實跡當常籍以自隨曾封宜孫之
死各爲其主矣是故臣皆許之○耿再城既破宜孫

仍鎮處州州民父惟戰伐生口寖耗尋成安集勞來
有屯聚山堡者誅其首而釋脅從擢下以嚴軍校有
斬人丘木者即立斬之先是士卒有月糧之儆私粟
於民號曰砦糧民咸厭苦尋成白胡大海憂罷之郡
民愛之甚於父母鄰賊境民聞之悉有歸心
以胡大海之子德濟為同簽樞密院事守禦信州
秋七月以簽院鄧愈守禦饒州
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漢將辛同知取饒州
有旨以鄧愈守之饒濵彭蠡交諒都江州屢遣舟師
來攻愈領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擊之屢殲其衆賊
遂退時饒內弄兵者尚多衆貳愈推誠結納撫以恩
信於是元右丞吳宏等皆請降又率兵襲浮梁參政
胡邦佐奔城遁遂取樂平敗蕭總管兵五千人擒萬
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遂安
元亨羅帖木兒破宋王士誠于皇州
八月元部亨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北察罕帖木兒守關
以南
守江陰樞密院判吳良入朝
良被召赴建康我　太祖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
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
能即命宋濂等為詩文以美之
九月元亨羅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治兵相攻詔和解

之

初山西冀寧等處皆察罕所平定孛羅駐兵大同乃欲并擾晉冀遂相讎敵已詔二人分石嶺關之南北至是孛羅將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圖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亦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解和各退守舊界孛有旨以冀寧界孛羅遣保保陰興祖高脫因倍道趨冀寧守者不納察罕以為用兵數年籍晉冀以致強盛乃不奉詔遣陳秉直鎖住等以兵攻孛羅於冀寧敗之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也澤潞以拒孛羅調延安軍交城東勝州丹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吾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朝廷又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遂還察罕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粮而京師　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而不前進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迴退懦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離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臣按漢還趙岐和解關東唐遣彭龜年和協汴岐而
漢唐俱亡元之此舉蓋踵其弊轍者也其亡決矣

元孟州趙州沒于宋

宋人攻真定路復至上都左丞忙哥帖木兒引兵與
戰敗績孟趙二州遂陷

冬十月甘露降于元大都國子監大成殿柏樹

元以張良弼爲湖廣參知政事令復南陽襄樊

十有一月黃河清三日

十有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及兀堅帖木兒
討之軍潰奔上都

阿魯輝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四方兵起朝
廷屢詔示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知國事不可爲
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
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
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
欲爲即爲之遂命知樞密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臣聞一統天下其守之當務貢北方馬力以就中國穀
粟元季雖衰然使漠北諸王順命引騎兵以驅函夏
支持數年未可知也熟聞東勝大寧開平興和諸處
土宜耕牧黍粟雖晚其牛馬羊橐駝之類大蕃於戲
一奴養馬三十匹漢故事也若驅三萬人養馬其間

不出十年可得三十萬匹矣

元孛羅帖木兒侵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遂引師次宿州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 漢陳友諒大義二 春正月朔元大赦天下

二月中書省參議李善長立茶鹽法

三月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李善長為司馬宋思顏為參軍汪河為都事漢人寇信州元帥夏德潤爭章平墩戰死

胡德濟守信州友諒遣李明道以兵來寇遂擄章平鎮以遏浙東援兵元帥夏德潤出兵爭其墩戰死于陣大海部將繆義聞賊保玉山馳赴救之戰于東津橋無一不當百因復玉山義為前鋒比達信州又絕

漢人歸路

遣都事汪河使元察罕帖木兒軍

察罕以兵克復汴梁兵威大振及是駐兵宿州檄宋將梁錦住仍分兵鎮閔陝荊襄河洛日夜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遠邇震懼我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錢禎往軍中結援河至軍中議論稱旨臣按察罕元之虎臣也為爭冀寧而怨望朝廷讎攻孛羅故我汪河錢禎得以入之為將不忠則不威察罕以之矣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屯鹿臺
初李羅引兵擾延安會詔罷兵還鎮李羅遂遣良弼
出東義谷藍田受節制于察罕良弼陰結平章定住
聽丞相帖木兒調遣屯鹿臺察罕御之
五月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分省浙東王愷
為郎中
天完故將明玉珍攻嘉定元李思齊擊破之
元察罕帖木兒侵李羅帖木兒于石嶺関北
宋將崔德李武叛附于元李思齊擊破之
元察罕帖木兒引師徇山東遂復東昌冠州
察罕總兵以討山東遂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孟

衍糧水陸並進
六月胡大海救信州獲漢將李明道
明道圖信州益急德濬以兵少難於固守求救於父
大海即率師田靈溪以進李文忠亦遣兵徃後德濬
聞援兵至 兵出城与明道戰大海夾擊大破之王
王手俘明 又宣慰王漢二并部卒千余人戰馬器
械甚衆乃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因令二人招友
諒建昌 上傳送之建康我
太祖即命三人各仍舊職以為嚮道是后克江州南
昌王玉之功為多
秋七月以范常知太平府

常宇子權滁州人　太祖取滁州常父文李召見與
與兵牘從渡江取江南諸郡多資其贊畫至是命知
太平府既至豪民種蠆兵乱之后乏種官廩有穀數
千石請於朝悉賑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实官廩亦充
仍以李校延儒師以郡中子弟民甚安之

太祖視事東閣

時軍政繁多我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
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斡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无以加
躬行節儉舊衣皆斡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无以加
美真可以示法子孫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
有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頹之言甚善他
人能言或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及其已然而
不能及其將然今思頹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
行於后信能不忘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
之曰汝在前朝頗有声名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
我救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頹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上既遣人捕之今豢養民間食之必大无益
太祖欣然深是之因命取二虎并一熊殺之分其肉
賜百官

八月我太祖自將伐漢克江州漢主友諒棄武昌
太祖下令諸將毋妄諒主竊號侵我太平隕我名
將伀我建康今又以兵脇我安慶觀其所為不臧不

已尒等其厉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彼
曲焉有不克初諸將以尤寇之捷欲奉小明王韓林
兒刻基大怒不拜因防夫命所在　太祖感悟即定
征伐之計攻安慶不拔至是基獻謀宜拔江州取威
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即督諸將水陸兵西上至
安慶先為陸兵疑之　太祖命馮勝張志雄等揚其
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船二十七沂江上流过宿
松縣南一百二十里至小孤山距九里五里友諒始
知之以為神兵自天而下舍黃墀妻子遁於武昌諸
將追之獲其所御玉研筆蓋日月旗等物趙德勝又
攻其轉口覇等処皆破江州既拔於是建昌毛遵南
昌胡美袁州歐普祥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等皆
有心納款胡美使其子納降請禁止若干事　太祖
初報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我
太祖意悟許之美遂以城降而康茂才等又引兵徇
下蘄黃興國沔陽及黃梅瑞州諸郡縣皆下之軍聲
大振
漢人寇江州徐達破擒之
友諒棄江州走武昌也達兵千夏陽之夏口以遏
其衝突而守江州尋召還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
至漢兵已入達率兵與戰漢人敗走俘斬数千獲其
眷屬戰騎

臣按友諒前後用兵既昏且敝尤躁而急然前陷安慶此入江州奇謫輕捷求之古今未有能踰之者臣聞江州今改為九江為東流興國星子黃梅四通之地有峰山馬當之險上足以固武昌下可以援南京亦一要地者也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宋將田豐降

察罕乘克東昌冠州之捷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搗東平於是擴廓率關思孝等會閔保虎林赤由東河造浮橋以濟宋人以二萬余卒奪之閔保等且戰且渡扼長淮討東平宋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察罕以豐擾山東父為軍民所服為書招之豐

與王士誠皆降因復東平令豐為前鋒討棣州俞寶降討濟寧劉珪又降時宋兵皆聚于濟南察罕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陽北徇濟陽章丘中旬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攻濟南圍及三月拔之九月以陶安知黃州府

黃州既下我　太祖思得重臣鎮之曰無踰於陶安者遂命為知府安至則安刑棘開府治寬賦稅省徭役民務一新民胥悅服

元阿魯輝兵敗伏誅

阿魯輝以兵逼上都已命少保老平章討之太子欲置太平於死地請于元主以為上都留守及是阿魯

輝部將脫歡太平于地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曾
輝至軍前太平不受委至關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
已功
冬十月諸軍拔安慶遂守之
臣按安慶自友諒敗余闕之後僞漢與我相爭者數
矣載觀其形勢其山深秀而頴厚其水迤邐而蕩滌
東桐城至廬州府無為州西宿松至湖廣之黃梅縣
池州東流接其南廬州舒城當其北中國得之可以
制江表江表得之足以病中國是故孫權克此而曹
操不寧周人平淮而李氏窮蹙雖然金人破光山安
慶震恐舍來屬於江浙河南頗便今則直隸南京頗
否若即此立一分省則江東北永以無虞矣

參政鄧愈取撫州遂會我 太祖于南昌

愈自饒州進取江西遂引兵駐于臨川之平塘鄧克
明守撫州遣使通款實無獻城意愈知其情卷甲夜
趨北門入城克明單騎遁走明日遣人以分省印來
獻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右民室家胥慶爭持牛
酒迎勞愈悉却不受我 太祖自江州如南昌胡美
迎入命愈以步兵來會久之愈由江南參政轉授江
西行省參政
元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
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

十有一月我
太祖至自江州遣常遇春會取炳文破張士誠兵於長興

太祖之西征也以遇春守建康軍民無譁從按安慶取江州即守龍湾及是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帥衆十萬寇長興　太祖時在江州聞報還建康即命遇春往援時長興城中兵僅七千余人敵壓而至我太祖初命陳德華高翠宜興兵實聚翠廣德兵皆為伯昇夜劫奔潰炳文與劉成固守伯昇攻西門炳文遣成出擊之擒宋元帥等追至東門而還敵乘面下城中運土石填濠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二人於城中應援月余内外不相聞及遇春提兵至伯昇棄營遁走城中出合擊追斬五千余人

黄河清

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積七日元主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

臣按黄河源出朵甘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北分為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而北又轉西丹遶大雪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日始入中國自貫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葱嶺于闐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中衛入硤口仍經衛境東北過東勝復由綏

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北歷宜川延川縣
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南入併德
岢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樓永和大寧吉州河津
榮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芮城平陸曲垣自曲垣東
流經懷濟源孟縣入鞏其秦雍諸水以涇會渭前後
歷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底柱為孟津併行入鞏
至開封之原武夫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忝
塞外朔方上郡雲中九原汾晉以及雍豫小大支川
吾能道其詳者九十水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
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曹開封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
河東南入徐州經沛州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

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其中牟潁州陳留歸德宿遷
睢縣以上原谷諸水盡歸入之直至蚌阜乃同于海
臣所以備尋水之脈源上流分併者豈以元季河清
為瑞而致贊美者哉蓋河水所經淤泥之澤稻田之
利興焉如在西寧甘肅君延東西千五百里之河壖
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代保德州大河之原
許一經大雨涯泥攸鍾大類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
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力大疲不能遽治黃河句
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興民利然荀地屬邊疆如寧
夏延綏雲代保德六處糧餉不充尸曹告乏若令六
處軍民依倣河南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棲高

下之乘則一熟可飽三歲軍民永賴力曹不告急矣
潤澤通變宜士俗以厚邊疆是固當今之急務也
元大畿○元以羅良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漳州
漳浦縣西林賊陳世民自比秦王率衆陷漳浦羅良
遣都事趙昱椽史鄭行孫省鎮撫張天德屯田萬户
帖木兒海牙羅同知劉君玉曾仁禮縣尹羅綬温良
甫方吉夫陳君用録事趙璋主簿陳君濟張海寧水
陸將兵擊之屢戰屢勝世民南走潮州衆賊殺之函
首請降遂撫安余衆俾各復業良以功拜資善大夫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仍命兼守漳州良每
擊賊事以設伏取勝以詐夭挫敵遠近盜賊皆畏其

名郡中智勇牧藝者皆樂附之故所向有功
十有二月元察罕帖木兒乃退軍
詔和解之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圍張良弼於鹿臺
臣聞土地人民人主所司人臣不得專也察罕恃功
始爭冀寧而攻李羅繼憾良弼以圍鹿臺至使元主
兩遣和解太子面約乃已不臣哉
十二年（至正）宋龍鳳八年（明玉珍）元漢大義三年（張士誠）十春正月我
太祖征南昌兵至彭蠡復降
元李思齊攻張良弼于武功大敗
朝廷已詔思齊察罕和解罷兵恐其終不和也乃令
思齊討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

以兵自效至是思齊以良弼受節制於李羅帖木兒復遣兵攻之至武功良弼伏兵大破其衆

二月乙酉彗星見於虛危

彗星見虛危間其形如練長丈余及至三月戊申以後不見形惟有白氣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角在昴宿至戊午九三十有四日乃滅

盜殺參政胡大海院判耿再成知府孫炎王道童張士誠遣將寇諸暨胡德濟及李文忠破走之夏毅以劉基入衢州

大海處金華蔣英李福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殺之并其子閔住郎中王愷總管高子厚

子章誠德濟聞難即奔詣于建康文忠率兵馳至蘭溪賊委城走文忠遂入之撫定其民處州苗軍將帥李祐之賀仁德承英等之約亦以是日殺院判耿再成元帥朱文剛知府王道童孫炎士誠聞浙東亂命同簽吕珍寇諸暨文忠以嚴州稍近桐城廬州賊境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於是假虛聲揭榜賊境云郡平章領兵五萬已出江徐右丞領兵五萬已出嚴州約會金華刻日進抵諸暨勦捕賊見榜具告吕珍欲退五里下營以待決戰德濟自信州来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院判耿再興分門而軍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高聲唱啰鑼鼓銃砲震

天地一鼓出城繆美又夜研賊營賊驚人馬乱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横尸滿野呂珍先鋒投河溺死者甚衆斤甲不還　大海為將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軍出遠近爭趍生之日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燁燁有光若燈及覺敵有犯境或夢大海苦生時或夜觀火光滿野約束若人馬声　師出輒大捷　王愷之佐大海也民賦軍器皆主之置遊擊軍幕保甲以益戍守籍屬縣丁壯民六丁中簡一為兵無事為農有警出戰余五丁資其食九得萬人為兵大海嘗攻紹興其子犯酒禁　太祖欲誅之愷諫久以大海故減其罪嘗遇春守金華部將有擾民者愷執而撻之於市遇春怒使人譴讓愷曰民國之本將軍上股膝肯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人安將軍所樂聞也友諒始犯龍江　太祖命大海出兵搗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葛俊徃過衢州愷止之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宻不以重兵守之乎非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拌衂非惟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騷繹矣大海即身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迎擊敗之督兵攻城益急遂拔之一　如愷謀及是與大海俱見殺大海追封越國公愷當塗縣男○孫炎初知華陽府有

聲改知夔州州城七里外皆為賊營炎召城中民諭之民感泣不敢貳賊皆相繼來降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得吏巨姦奸縱者斂手吐舌畏之若神又辟召處士劉基章溢時我太祖征伐無一兵與炎賀仁德李祐之亂炎所練七卒亦應之炎被擒幽空室中脅之降炎紿之曰若生我我成若事賀祐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夜以燖等鴈斗酒饋炎炎曰以此與公決炎授刀割鴈舉巵酌酒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乃為鼠輩所擒然我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食卒怒持劒唄目擬之炎飲酒自如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曰汝叱紫綺裘乃　主公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以死

遂害之丹成聞變之始方與客飲即提劒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之賊方急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萬段以報國汝謂吾劒反邪急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萬段以報國汝謂吾劒不利邪賊怒運槊刺丹成丹成運劒連斷其槊賊將躍而前中丹成頸墜馬猶大罵不絕口以死併執王道童道童亦不屈過害丹成追封泗國公炎冊陽縣男炎之妻王氏　國兵入集慶時亦不屈而死衢州守兵聞大海丹成等被殺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思計無所出會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遂定基發書後屬縣諭以固守所部方谷珍素畏基遣人致書奉禮基不受使人聞于我　太祖因令基與谷珍通問

基宣國家威德方氏即納土入貢
天完故將明玉珍陷雲南屯金馬山元陝西參政車重
帖木兒擊敗之獲其弟明二玉珍遂還成都
三月南昌復叛知府葉琛死之張士誠復遣兵圍諸全
南昌守將祝康泰既降復殺其知府葉琛以叛徐達
自中途復回率趙德勝等精甲攻之士誠聞變復遣
兵十萬圍諸全士信孟兵後繼院判謝再興告急文
忠調德濟往援賊敗乃去
臣按古今人心相去不遠安諒士誠未滅祝宗康泰
蔣英皆起方以類聚固其所歟
夏四月丙子朔星見於東
星長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凡四十日乃滅
歿天壁以朱珣等援處州斬叛將李祐之賀仁德
初苗軍既降我　太祖遣天壁往處州起發有苗將
士来京聽用行次石港遇王右丞来告變天壁即馳
至金華見李文忠訪得丹成舊部千戶朱珣等遂集
合將士會平章劭帶張院判胡深諸軍討之張指揮
部下武德剌賀仁德於劉山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為
背城戰德又以精騎突入其陣仁德遂為其下所殺
處州遂復并獲祐之斬之處州未復也文忠調兵使
何世明郭彥仁屯縉雲以遏侵軼　太祖以處州既
復乃命天壁襲父職以鎮守之

以胡深爲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
深承命攻處州比至而城已復乃除郎中總制處州
深遂捕誅山寇首惡募戍兵萬人權宜增賦以足軍
食沿海軍素驕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龍服江西
食浙東鹽有司十分稅一販者艱至深請以二十取
一商賈遂通修處州浮梁以濟行人新州學薦新進
士吳世昌爲郡學司職教建民廬救十區以居戍士
繕雲舊稅額甚重執里長者愃以私粟代償深以新
設入田實其數其害乃息又與李文忠城諸暨討閩徼
諸盜葉仲賢温州方明善攻陷平陽深出偏師復之
并瑞安所侵之地而自統兵攻温州明善窮蹙與谷
珍納我歲幣鹽米若干乃引兵還
徐達趙德勝復南昌五月以朱文王守之
達與德勝攻南昌甲午拔之執斬宗祝康泰等德勝
攻城爲砲所傷我　太祖壯其爲人及是南昌
太祖喜曰南昌楚之重鎮吳西南藩蔽得其地是去
陳氏右臂而張氏亦寒矣遂於五月以朱文正守
之時風俗健訟山寨未降者尚多　太祖以非骨肉
老成者莫能鎮故以付文正俾統德勝薛顯等往鎮
其地文正增城池招降山寨釋健訟者誅之
天完故將明玉珍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開友諒弒壽輝謀欲討之未決乃整兵守夔

閔不與相通立廟以祀壽輝分兵取隴州下興元收
聲昌分置守成遂自稱隴蜀王
泉州賽甫丁寇福州元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破
之餘衆航海復逐據泉州
元陳有定復汀州
有定復汀州遂有攄福建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
所收部縣倉庫悉入爲家資其官僚以爲臣妾有不
從者輒行加戮民富威震閩中
六月彗出紫微垣
盜殺元察罕帖木兒詔以其養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
軍

山東俱平獨益都未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築
一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王士誠復謀刺察罕走入
益都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
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察罕
曰吾推誠待人焉得人而防疑之左右請以力士
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士誠營又至豐營遂
爲士誠所殺訃聞元主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
人莫不哀慟先是有白氣如索長百余丈起危宿掃
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
一良將將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率未至已及於
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河南行省左丞相

封潁川郡王謚忠襄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歲時致
祭賜其父司徒河都温良田二百頃以其養子擴廓
帖木兒爲光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
等處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仍詔諭其將
士曰凡爾將佐父與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恩與義宣
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
擴廓既領兵討賊益急士誠等出戰擴廓破之生擒
六百余人斬首八百級士誠田豐等奪氣乃求救於
劉福通
秋九月宋劉福通引兵向火星埧元閔保邀擊大破之
冬十有一月元擴廓帖木兒遣都執田豐等殺之山

福通兵援田豐破走奔還安豐擴廓圍益都益急豐
等悉力拒守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
頭等二百余人獻闕下取曹士誠之心以祭其父余
黨皆就誅因遣兵平莒州於是山東悉平
十有二月趙德勝攻漢八陣指揮於南昌之四山
友諒余黨建柵于南昌之四山號八陣指揮至是德
勝同孫興祖等率兵攻之獲三千余人而還自是山
砦柵壘漸次遠遁南昌頗寧
元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以兵送之至鴨綠江大敗
而還

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国王伯顏帖
木兒所殺元主信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
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
奴為元子高麗国人上書言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
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
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人伏兵四起崔帖木兒
大敗僅余十七騎走田京師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夏大義四年 春正月明王珍稱
帝於成都國號夏建元天統參政常遇春擒斬神山寨
賊羅安賢

初壬寅春修安慶城池友賢搆亂攝池州之神山寨

與士誠交通歙地震動我 太祖乃命遇春率兵攻
之拔其寨執友賢斬之池歙遂安

三月元擴廓帖木兒引師還河南以瓚住守益都
臣按益都青州府之附郭縣也古號為廣固東有琅
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雲門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
有渤海之利若置重戍於下邳則淮泗之舟莫進儲
精兵於大峴則十萬之銳難越彼有欲浮大海以襲
臨朐吾按兵不戰俟其弊出舟師擊之破之必矣元
人亦頗知其為要但守以瓚住失人矣

賊陷潮州元以羅良為福建行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
使會兵克復潮州

良陞參政守漳州至是潮州賊金榮殺江西分省平
章忽列不花擾城為救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
賊畏良威德盡獻其所虜省印金符而還潮之烏尾
蜑艘日出沒海屿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舟
師禦之賊懼威臧迹遠遁海外事聞仰良政化亦浮
舶聽命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
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世襲漳州路總管無管內勸農
防禦事仍守漳州尋進榮禄大夫職任如故有旨命
良與江西行省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克復潮城潮賊
陳國瑞糾合紅巾寇以拒我師良大發兵遣都事鄭
行孫率檢校葉子恭理問勿鄂公者也由萬户帖木

兒海牙鑾元同知劉君玉劍文遠府判温良甫漳浦
監邑忽都不花主簿張海同西省員外郎羅綬等水
陸分道並進裨將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進攻拔
其砦三十餘追至潮陽連戰皆捷國瑞困之欲南奔
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其黨悉平梅州賊僞指揮倪榮
遣別黨宋文政與潮賊相犄角良版授義士侯君卿
令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歸榮乞降梅州又平
良守漳州為政周密脩 文廟作清漳書院飾名第
坊周先生祠宇樽節浮費育材養士民有控愬冤事
察情剖決疏理不曾擬滯庭無留獄號稱神明其定
賦役編其户之上下第其産之豐薄不貸豪右不曬

親舊貧富均平吏胥絕弊鄰里有流移来歸者必存
撫而衣食之課農桑田地無有荒萊風雨應期年屋
大有懋怡如承平世又作講樓遷驛舍築城浚隍作
柳营江石橋脩唐將軍祠并南嶽浮屠老氏寺觀古
蹟皆出公田粟私帑金俾吏之幹局應敏者程督其
役工師給直畸窮受傭各勸能效力
三月趙德勝引兵徇吉安臨江撫州皆下之
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吳珍帥師寇安豐我
太祖自將救之珍敗走遂攻左君弼于廬州
士誠遣呂珍帥衆二十萬寇安豐廬州左君弼助之
劉福通求救珍怒殺之 太祖乃帥諸將赴援以

達為前鋒吳兵敗北常遇春突入敵陣三戰三勝敵
兵大敗獲士馬無算珍遁走遂進兵攻廬州左君弼
極力支持廬州幾為我所得仍分兵圍而窓之君弼
窮蹙
元廷試進士賜楊寶寶楊輗等及第出身有差
元以也兒吉尼為廣西行省平章政事
吉尼為廉訪使時南方郡多沒惟廣西獨完九十
五年至是陞平章
宋関先生余黨復攻上都元帥羅帖木兒擊降之
起復胡德濟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守新城謝肖與以
諸賢叅執節制李婁庚吳兵来寇李文忠大破之於義

塢

先是我　太祖命徐達於諸暨五指巖下築新城吳人出兵撓版築者繆貴出賊背決戰吳人敗走城遂得完至是　太祖特起復德濟為參政統兵守之吳李伯昇攻之不拔乃去文忠綏集東土德濟部下將士大半尚留嚴州間有潛移新城者文忠意為德濟主使誅其都事羅彥敬以警後人各將士怒曰我等守方面委命相戰暑不相容因說德濟曰何處不富貴別為之留德濟曰左丞殺彥敬自為廣信戰衣作弊非為我也爾等守分宜勿再言者以軍法從事以後太祖召文忠語誅彥敬事夫將士心責之曰爾不能牢籠人物胡德濟之德爾所不及也謝再興守諸暨李夔為左司郎中與鄭景祥分司署事再興以腹心總兵糜萬户潛往杭州私易貨物我太祖聞之怒命再興至京聽宣諭乃以夔庚往諸暨節制軍事遣再興聽調再興即悔無權勢又受制於人因謀叛遂執夔庚以全城軍馬赴紹興降於張士誠士誠即遣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帥銳師晝夜馳一百六十里大破吳兵於義烏余衆走還紹興

漢主友諒帥師圍南昌朱文正趙德勝禦之友諒忽地慿兵岡自武昌帥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

趙德勝統兵千人開門迎戰漢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弯矢一發而斃賊引退友諒用雲梯攻具百道攻擊文正於城上發砲石無不中之敵怒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之期以必拔文正在内分布諸將隨方應禦卒以保全

夏四月元守漳州右丞羅良遣其將運粮由海道給行在軍詔進良為光禄大夫賜爵晉國公遂設南詔屯田萬戶府

自方谷珍張士誠之亂江南五省粮米不至京師雖加官賜龍衣上樽於谷珍士誠所徵粟僅十萬石及是良遣僚佐具舟由海道運粮抵遼東以給行在官軍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歎異元主嘉其忠貞賜衣賜之自荣禄大夫特授光禄大夫柱國進封晉國公疏封其三代父顯仕贈參政祖員峯贈右丞曾祖天麟贈晉國公良既封公仍守漳州以漳浦縣三都南詔塲至元大德間釐置屯田不設府署歲分泉漳二郡鎮將率兵參錯屯守比歲終則更代民以為病良乃疏請于朝設屯田萬户府置千百夫長給印章四十一空名宣勑四十四俾良擇人任用良於是選吏士立部伍定賞級分田賜牛寓兵於農入耕出戰要衝置戍營壘聯絡屯糧則取給於溪東土橋軍無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邊威大振

臣按南詔一方西北連山東南瀕海匕出鹽魚而山則多出穀粟彼此相資古今一也海潤山隆可方天下惟精淑英氣未產名賢時以此為恨耳或者風俗頹壞逆氣交感故山川不降時雨而宏才碩器將有待而興者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邑踰萬家者哉其浇風陋俗豪富多役貧弱章竊多出二都大凡人情貧必歸盜而二都之為盜者多繫富厚之家而貧窘無賴者則依之以為指使弘治甲子地方擾亂奏設守禦千户所正德已卯又設漳潮巡捕通判久而所軍侵奪民利里甲病於應役蓋既徙漳浦以當里班而又拘下丁接應府捕宜其為民所病也嘉靖辛卯

割漳浦二三四五都奏設詔安縣矣割隸之際丁糧弗均至今未定近有均勻糧米之設意甚寬平但割豪富以附於下戶則下戶代其賠貼多者有不堪或製小戶益於豪富則豪富必陵小戶而至於無災自立彼此負激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称貸小忿之積釀成訟端听之則告訐無已不听則枉濫無極如之何能使和氣温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以生賢哲也正本清源不宜不豫若丁大造黃冊之歲類別其民按其丁粮多寡而為鱗甲之冨冨者麗於當而不參以貧匕者附於貧而不雜於冨一遇差使視高編役輕重有等童子不疑行之数年則風清弊絶冨者無所

求取而止於禮義貪者有所息肖而盜賊不作訟端庶其少矣天下有此亦以是法而通詳之其致隆平尤未可知也又按漳州雖曰僻郡去京師八千里然其為郡也上自龍溪中經漳浦下抵詔安海行一日有半陸行三日有半由海南行自太武經大小柵嶼彭山大星東姜烏猪七洲獨珠外羅交杧羊嶼大佛靈山前後歷漳潮惠廣瓊萬順化占城諸處自太武而北經烏坵牛嶼東沙三礁官塘五虎門與夫南已東落黃裙岐山真谷箕山東西雞壇頭沉礁九山亂礁孝順双嶼崎頭升羅廟洲瀨山姑山大小七山茶山洪港寶山東出海門劉家港黑水沙門直抵成山前後所歷泉州興化福州福寧溫州台州寧波太倉海州青州萊州登州寧海文登至成山從實討之靈成二山當南北之衝漳州中立實華夷之要吾自今追惜羅晉公忠貞濟蹇而謀慮亦疏夫良既守漳州又燕宣慰廣東恩足以結衆志威足以行其慮外國番舶素慕政化其廣西平章也兒吉尼亦得民和且境內無盜良若撤吉尼以廣西之粟運致肇廣又益廣東之粟運致漳州仍招南海天竺西域番舶貿易有無湊成富庶之邦運濟京師之急航海而北溫台山東新復之邦內制溫淮俟沒之寇縱未能為元祈

天永命亦可為閩廣生民怦憽顧不為希世之奇功
邪計不出此而一行海運遂止此所以令人致慟也
歟海畐方程另別有集
五月漢兵陷吉安忝政曾萬中死之
萬中粹中元末為上兵元帥　太祖取南昌二人以
卻來歸命還守之時友諒兵盛吉安臨江撫州復叛
附之萬中亦至建康乞援授萬中江西行省忝政粹
中親軍指揮使ㄈ領兵討平之守禦如故及是友諒
圍南昌遣知院尋必勝饒昇臣復攻吉安時李明道
與萬中粹中不協因潛通必勝約其來兵至城下明
道舉火應之城陷萬中與陳海迎戰被殺粹中已走
經其仇家黃如閨里中即為所執送昇臣殺之知府
朱華同知劉齊及趙天麟亦送至友諒軍中友諒執
之以徇于城下文正等不動
友諒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樞副
趙祥
顯佐文正守城贊畫軍中多所裨益是月丙子友諒
攻新城門益急顯將銳卒開門出戰斬漢平章劉進
昭樞密副使趙祥敵兵乃退謝成守寺步門友諒兵
大至成先肩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賊復潰走鄧
愈言於文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為然
六月簽院趙德勝巡城東門中弩卒

德勝巡城至東門賊發曠張弩中其腰深入六寸即
援出之拊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其言
無喻於此者豈非命邪丈夫死即死耳所恨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放徵勳垂於竹帛耳遂卒追封梁國
公謚武桓

臣按趙德勝謚武桓此　國家賜謚武臣之始德勝
以死勤事又著辟地服遠之勳加以武桓稱矣吾聞
謚者行之迹美惡一定萬世不易馬汲冢周書謚法
杜預釋例春秋廣謚未盡大戴多缺蔡邕獨斷止于
四十有六賀琛晁氏彙則加已意而配諸家不無失之
鑒妄沈約採劉熙來斅新增究周公春秋遺意善者
可據鄭樵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劉敞取古人
名號立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皆非古人立
謚以垂勸懲之意惟蘇洵承詔編嘉定謚攷議六家
去取無偏善惡有定實前人所不逮深可取以行用
竊意自今以後武文請謚宜以蘇洵之議攷實而以
趙梁國武桓公得謚美名之由評之則謚加於人不
為濫恩死者蒙謚人無非議矣

元擄廓帖木兒治兵與孛羅帖木兒相攻

孛羅初遣方脫脫迎匡福於彰德擄廓遣兵追之敗
還匡福遂據保定擄廓部將又驅等駐兵藍田七盤
李思齊攻圍興平又據鄜

驢阻遏於前思齊踵襲於後乃請催督擴廓帖木兒
東出潼關道路既通即便南討時陝西行省右丞咎
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亭
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
之擴廓遣豹高會李思齊之兵攻之竹貞遂降
秋七月我 太祖救南昌漢兵解圍東出戊子友諒及
我師大戰于鄱陽湖獲友仁友貴八月壬戌友諒滅又
獲姚天祥其將張定邊以友諒喪及其子陳理奔武昌
先是我 太祖自安豐圍左君弼於廬州聞友諒圍
南昌即還建康會諸將議討伐之計是時漢吳並擾
兵革日尋諸將以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獨曰

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太祖亦曰友諒剽而
輕其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
則無遠畧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被
援吾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議既定而朱文
正所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求救始文正以友諒攻城
急先遣捨命王詣友諒營詐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
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舍命王殺之進
攻尤急文正完守以待故千明取東湖小魚舟夜從
水閘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積半月乃得達建康
見 太祖具言其故因問友諒兵勢何如張子明對

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
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粮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取之子明還至
湖口為漢兵所執友諒使俾呼文正出降至城下呼曰
大軍且至宜固守以俟文正聞之守益堅及是月
太祖悉發建康師元師諸將舟師二十萬以救之友
諒聞救兵至乃解圍東出鄱陽湖以拒我師丁亥遇
於康郎山徐達先諸將敗敵前鋒一巨艘死者千五
百人即命回守建康戊子常遇春與漢兵聯舟大戰
通海火其船二十軍聲大振張定邊以舟來犯遇春
射走之友諒退保鞋山諸將欲縱其去遇春不聽及

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太祖知
其情命以舟扼上流控湖口通海復來援遇春乃與
通海永忠等以飛舸追之定邊中百余矢士卒多死
巳丑與友諒戰自辰至酉敵不能當死者無算復以
七舟載芻茭置火藥其中特東比風起乘風火之賊
船烟焰漲天湖水盡赤僞王友貴友仁平章新開陳
普祐死軍士溺者亦萬余人先是庚辰日通海江與
祖永忠趙庸等以六舟深入博戰敵聯大艦擁敵悉
燃刀以拒我師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
六舟並出勢如遊龍繞出敵船之後我師見之勇氣
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是以漢兵大敗友諒軍

乏食出江求戰遇春以火舟火筏禦之敵奔潰救十
里三勝之後庚寅敵又率衆來戰大戰既酣自辰至
巳不解我　太祖所御舟幾為所圍幷遇春等舟皆膠於沙被
漢兵圍圞不得出　太祖所御舟幾為所圍幷遇春等舟皆膠於沙被
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
冕與我　太祖服同對賊發投水中漢兵乃退遇春
程國勝等力戰乃得脫辛卯漢人移舟欲遁諸軍先
至矍子口及左翼橫截湖面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
淺處舟難回還不利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
入則成擒矣劉基密言於　太祖請移軍湖口以金
木相犯日火戰　太祖從之八月八日通海等將

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連營賊不敢出二十七日糧
飢眷乃出掠粮餉於都昌為我師所獲乃繞江下流
順由禁江口欲遁諸將以軍追之自辰至酉戰益力
交諒中流矢貫睛及髓而死時壬戌日也俘其御舟
及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陳榮蕭壽等才等悉以樓
船軍馬來降十禁江口凡十余萬定遠乘夜以小舟
載交諒屍及其子陳理奔武昌發喪成服即皇帝位
建元德壽是役也軍聲甫呼湖水起立浮尸蠢動至
數十里師行之始有異人周顛仙者從行曰破一楫
成一統矣至馬當山見江中明日復來見我　太祖大
太祖怪其妄語投之江中豚戲水曰水怪見損人多

驚異蓋顛仙乃漢左慈之流欲扶我 太祖故弄精
魄以神禎異云
臣按鄱陽之戰天時助順人謀與能而庚寅滕沙之
際其危甚矣大凡帝王以征誅而得天下者皆出百
死緜得一生盡其置諸危而福之投諸難而全之使
之迫於利害以深其謀臨於死生以挫其志庸人則
不然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寢處之微亦多遠意緣不
得天之助所以動輒皆窮設身處地自量可也故能
思其艱難而所其無逸則治平可保采章有慶矣
以劉基為太史令
基善天文為太史令嘗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失一大將後泰軍胡深伐陳有定果敗沒為有定所
殺又一日基上見我 太祖方欲刑人基曰何為
太祖語以所憂劉基對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傳
之得主得衆之象憲往要時三日當有報至後果於
三日得報海寧城降茨惑守心基奏宜罪已以回天
意 太祖臨朝即以手書諭群臣衆心始安
後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司僉事兼管兵備
初處州不寧 太祖陞溢為副使鎮之溢曰臣前任
浙東無狀同列孔克仁田疇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
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不
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乃命為僉事比至討平山寨

盜賊青田溫清與福建范昌合兵寇慶元龍泉益分
兵屯要害列柵為營於龍泉亦命祁興等往木城賊
不敢犯時兵戍浦城粮食不繼　太祖以屬益右丞
文忠欲運處州粮餉益以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
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遂足水軍千戶任惟
淵朱仲欽戍青田寇至仲欽迎戰惟淵却走仲欽以
失援致敗益收淵斬之以徇別遣指揮何世明擊走
之處州粮一萬三千有奇屬軍與胡深權宜加十倍
民甚苦之益上言於中書中書入奏　太祖曰吾勞
處民父矣詔從其舊又嘗詔處州作大舟入海益曰
處婺之交限以峻嶺縱有水道何從得出且民惸弊

扇以勝此遂力言於省臣事得中止
臣按朝家以金事兼管兵備自章溢始溢善於其職
故謹書之

張士誠自立為吳王遏元海運
士誠雖降元受其官爵其城池錢穀甲兵皆自擄之
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驕
肆難制乃陰與定計率兵圍之完者及其弟士信為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方面大權悉歸張氏帖睦迩擁虛
名而已至是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帖睦
迩恐迩士誠意為其所害乃為請于朝至丹三不報

士誠遂自稱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户
部侍郎傅羅帖木兒徵粮於士誠士誠不與
臣按我　太祖謂士誠器小無遠畧今觀我勞師鄱
陽越境喻時而士誠急於稱王治宮真器小者哉
九月我　太祖至自伐漢
太祖自鄱陽還告廟論功行賞有差賜来忠等鋟金
宇牌八字旌超群帥智遠雄師我　太祖因與諸將
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咎得天時地利乃
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友
諒兵援鄱陽先在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
而彼逸今勝之誠所未喻　太祖曰彼不聞古人所
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陳友諒兵雖衆
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数敗無功不能養
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矣
夫兵貴時動時動則威七則勝我以時動之師戚不
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
此友諒所以為吾破也諸將歎服

冬十月元山東赤氣千里

元亭羅帖木兒復攻冀寧擴廓帖木兒大破之於石嶺
關

初擴廓遣兵侵亭羅之境亭羅上言擴廓睡婆父惡
有不臣之心乞賜處置元主不報亭羅以窓罕死亦

數以兵侵蕞宇雖被詔和解而仇隙日深至是復遣
兵攻蕞寧至石嶺關擄掠廓大破之擒其部將烏馬兒
殺興祖亨羅遂以不振
十有一月元殺其太傅太平詔復脫脫官爵
元主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
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任不可時太平已辭歸奉元
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晉太
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遣詔拘收所受宣命
棚思監因誣奏太平安置吐番尋遣至東勝州逼令
自殺御史臺臣復奏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體向在
中書政事脩幸深惧滿盈日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
不受再乘鈞軸克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
大功垂成浮言揩誹奉詔謝歸就賜以沒錐已豪錄
用其子還所籍田乞閔其勳舊還其宣命元主慨念
欣然詔從之復其舊官爵
太祖自將征武昌
太祖以陳理未下自將征之自建康至武昌令諸將
分軍四門立柵圍之永忠茂才於江中聯舟為長寨
絕其出入救援之路漢人猶悉力拒守
十有二月元出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老的沙
禿堅帖木兒出奔大同
特宮者朴不花簒雛內侍太子外結棚思監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其罪怍太子意坐左迁治書侍御
史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
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
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殿下戕在監國撫軍
問安視膳而已子奪賞罰之權固自有君父在今方
敏德眷宮友使諫臣結舌奸人肆志豈惟君父依擁
虛器天下咎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命御史大夫
老的沙諭祖仁以憲職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
已與美言昔裕宗為太子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
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又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幸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
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辞
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又上書言祖宗以天
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乱不可救藥雖由天運使然亦
賞罰不明之所致也區区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
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辞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
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效力
天下可全書奏元主大怒時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
當斥於是臺臣老的沙以下皆左迁出祖仁為甘肅
參政的沙與知樞密院事未堅帖木兒俱出奔逃于
大同李羅帖木兒軍中
臣按祖仁乃元季朝陽之鳳而元主父子則邠翼梟

殘之君的沙風憲承旨曲諭是為不捕之循字羅方鎮私受其奔將為反噬之犬君不君臣不臣於斯見矣夫宦官為患自古已然漢唐為甚而元次之我國初分監設局以便役使而不任以政但近年以來有奉　詔北府權杭宰輔紀劾王官彈壓守相天順正德之間娶為作慝哉成巨禍矣雖然御馬印綬尚衣司礼御用都知高膳等監俱帶管於刑部屬管或四川山東等道御史君聞唐有相里造亦郎中也正言朝恩宦官欽手若擇若人以董諸監而供其內役稱戢者不次加陞為臺憲者戮及黨與庶復成周西漢國初之舊宮府通為一體矣